

airiti
臺灣社會學刊 第二十一期
1998年10月頁21-57

社會學與社會工作 學術研究的現況與發展

葉秀珍* 陳寬政**

*葉秀珍 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副教授

**陳寬政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研究員

中文摘要

本文使用國科會社會學門人力資料檔，輔以部份調查資料，就社會學與社會工作的學術研究現況、累積與人力發展予以檢討，指出社會學者與社會工作學者在平均產量方面的差別對應著學科與學術社群的特性差異；一般而言社會學者的本務就是教學與研究，並無其他社會任務，而社會工作被界定為一種實務知識，所以實務經驗與實習在社會工作教學中具有支配性的位置，相對於社會學而言，其學術研究的旨趣則較為低落。除了社會學與社會工作的學科差別外，我們也發現相當程度的職級與學位差異，在社會學領域內大致符合年資與能力的原則。一般教授職級的學者已累積較多的著作，而取得博士學位的學者則應具備較佳的學術研究與發表訓練，均可預期有較高的平均產量，雖然個別差異仍然是一項重要的考慮因素。我們發現學術生產似乎也有性別差異，女性學者的家庭角色可能影響其學術生產，其參與學術社群也多是晚近的發展，所累積的年資較男性學者為短，均有可能影響到女性學者的平均產量。

本文又針對 109 位社會學者所出版的 736 篇期刊專書論文，按論文主題所屬領域與自選專長間的關係合併為人口與區位研究、社會組織與社會階層、家庭與婦女研究、政治經濟與社會變遷、社會理論與社會思想、社會心理學、社會福利、文化與宗教、及其他等九項專長或領域，在合併類屬時著重論文領域與研究專長間的一致性，然而資料也顯示這些專長與領域間有相當明顯的重疊性。國內的社會學做為一個學術社群，其成員間本就有頻繁的互動與溝通，又因其規模較小，每位成員為了研究或教學需要都發展多方面的研究興趣，以致於資料呈現有大量的專長與領域交錯的現象，各專業群體所出版的期刊專書論文中，有 67% 係跨越專長的論文。相對於領域交流，本文資料也顯示社會學各專長學者專注本行研究的情況，其中社會心理似乎顯現出最高的專業性，其次為人口區位，其餘專長依序而下分別為社會思想、家庭婦女、組織階層、政治經濟、社會福利、其他與文化宗教。此一術業專精的現象似乎關連著各學科專長的學術生產力，我們取各研究領域論文由本行學者撰寫的比例與上述人年均期刊論文產量計算相關係數，得 $r=0.66$ 顯示兩者間具有中等強度的正相關。

關鍵字：學術生產力、論文領域、研究專長、術業專精、領域交流

社會學在台灣興起並非晚近發生的事情，也不是光復以後才有的發展，日本人就曾在台灣從事廣泛的社會調查與研究，也有許多專門著作出版，只是這些努力隨著日本戰敗而退居為日本社會學研究的文獻，不再被視為台灣本土的社會學文獻。台灣的第一位本土社會學者當推陳紹馨教授，他生於1906年，出身台北汐止望族，曾於1927-1936年間在日本的東北帝大研讀社會學，返台後在當時的台北帝大講授社會學，光復後與楊懋春、龍冠海等人於1960年合力創設了台灣大學的社會學系（陳紹馨1979，徐正光1991）。陳紹馨一生的著作頗為豐富，注重台灣的人口與社會變遷之研究，其生平著作無論質量較諸當今社會學者並不多讓，堪稱為台灣社會學研究的鼻祖。由於陳紹馨的努力及其著作影響，光復以來人口研究一直是台灣社會學研究的重要領域，「不僅在三十年來全部論文中佔的比例最高，同時在每一時期都是論文數最多的」（瞿海源1987:14）。光復後台灣開始設立專門的社會學研究與教學機構，中興大學率先於1955年創設社會學系，東海大學於1956年設立社會學系，而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則於1960年設立，各系均設有社會工作學程，逐漸因分組招生而有社會工作系之設立；中央研究院的社會學研究始於1960年代末期，至1995年才結合社會科學各研究所的社會學研究人員設立社會學研究所。

表面上，要明確界定社會學的人力與研究論文並非難事，只要收集各大學社會學系所與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專任人員及其出版目錄即可，事實上卻有許多社會學專業研究人員在非社會學專業機構任職而繼續從事並出版社會學研究。此外，也有許多非社會學訓練背景的學者（例如政治學者、歷史學者或經濟學者）因合作研究或個人興趣而長期投入社會學研究，以致於不容易取得完整的名單與著作目錄。本文選就國科會現有的社會學門人力資料檔，輔

以部份調查資料，檢討台灣地區自1958年以來社會學人力與研究之發展。本文之研究對象為經國科會及其本人認定學科專長屬社會學門領域者，其中包括社會學者、社會工作學者以及少數非社會學或社會工作訓練出身的人員。此外，另有部份社會學或社會工作學者因未曾與國科會有過業務往來，或未曾填寫國科會資料或本研究的調查報表，因此而未列入為本文之研究對象。

本文雖然討論社會學與社會工作自1958年以來的發展，卻受限於1994年在職人員所填報的資料，基本上是一種回溯性（retrospective）的分析工作，而不是就時間序列資料從事趨勢的分析與討論。我們在第一節討論1994年在職人員的學術累積與人力發展歷程，進而檢討此一學術累積與學術生產力的關係。值得於此地略加說明者，所謂累積成長係指歷年的學術生產與人力之累加，以1994年在職人員及其歷年著作總數為最終結果，其成長自然隨著這批在職人員的生命歷程而有邏輯成長（logistic growth）的形態，並不適宜就「趨勢」予以過度推敲或臆測。本文的分析重點在於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者的學術生產力，第一節提出測度學術生產力的方法。由於社會學者並非一個研究旨趣同質性很高的群體，本文第二及第三節就社會學者的學科專長與研究論文領域再予細分，進而檢討專長與領域間的對流，說明各個專長與領域的學術生產特性；由於本文資料所包羅的社會工作學者只有31位，歷年發表的期刊專書論文共86篇，並不適宜再予細分，所以第二、三節討論限於社會學者的學術生產。第四節確定社會學者的學科專長以後，再行列入社會工作學者，比較各類專長的學術生產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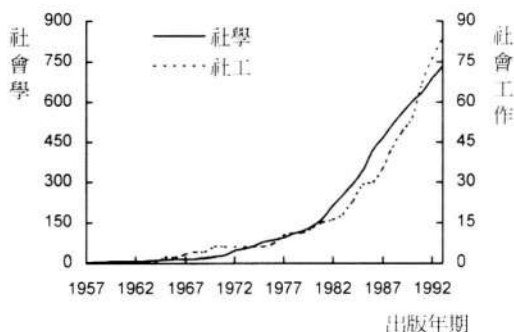
一、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者的學術累積

上述國科會社會學門人力資料檔刪除資料不完整者後，包括有109位社會學者，31位社會工作學者，均為各大專院校或中央研究院講師級以上，且於1994年在職的教學研究人員，其中社會學具博士學位者有93位，社會工作具博士學位者22位；由於台灣的社會學（含社會工作）教學研究機構係設立於1955年以後，除少數已辭世（如中興大學李鴻音教授、東海大學張鏡予教授與台灣大學龍冠海教授等）或退休者外，這批教學研究人員進入學術社區取得職位的時間均在1958年以後，圖一分社會學與社會工作陳述研究人力與期刊專書論文之累積成長。值得於此處提出說明者，本文所謂的期刊專書論文係指國科會資料檔特定「經評審發表的論文」；由於每位學者對於此一項目的認知不同，有將會議論文、未出版的研究報告或報刊時論、翻譯、簡介論著等列入此一項目者，本文係就資料檔所陳列的著作目錄先排除報刊時論後，一一過濾重新歸類為「期刊專書」論文、「會議」論文與「其他」論文三項進一步處理。換句話說，圖一所提列的「期刊專書」論文數量於社會學者共有736篇，於社會工作學者共有86篇，當然少於這群學者歷年來所累積的各種論著數量。圖一僅納入經評審發表的期刊或專書論文係假定這些論文既經同行學者評審通過而出版，已達學科所應具備的學術水準，可以認定為係學術研究論文而無爭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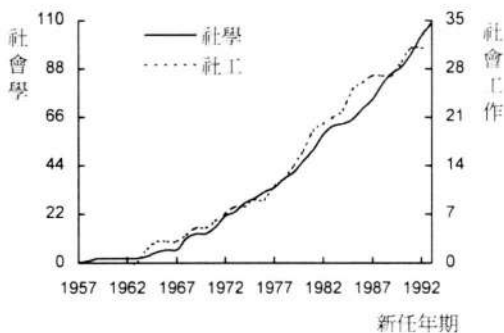
圖一顯示社會學的發展較社會工作為早，1994年在職人員中，社會工作學者都是1964年以後任職的教學研究人員，而社會學者有幾位係1958年以前即已任職的。此一現象對應著台灣社會學與社會工作教學研究機構的設立過程，都是先有社會學系才衍生社會工作分組或學系之設立；即使率先設立的中興大學社會學系是

圖一：社會學與社會工作期刊專書論文與研究人力之成長*

(a) 論文



(b) 人力



*所謂期刊專書論文係指經評審程序發表的學術論文，所謂研究人力係指1994年在職的教學研究人員。

由行政專校社會行政科發展出來的機構，就早期主持系務者的理念與實際措施而言（瞿海源1987），也不能認定係以社會工作為先的機構之設立。觀諸歷年來學術研究論文之累積，圖一顯示兩個學科無論是在著作發表或人員進用方面，其發展趨勢大致平行，但社會工作似有落後社會學約六年的情況；社會學的期刊專書論文累積於1970年代末期開始加速發展，社會工作的論文累積則於1980年代初期加速發展。人力進用方面社會工作也有略微落後的現象，於1980年代中期較之社會學有較大幅度成長，於1990年代初期趨向遲滯。值得注意的是，社會工作學者的論文產量雖較社會學者遜色（詳見以下討論），其論文出版的累積速度卻於1990年代初期，當其人力累積趨向遲滯之同時，展現超越社會學而發展的跡象，顯得晚近幾年來社會學研究人力的大幅擴張並未帶來對等的學術累積，似有值得社會學同仁警惕反省之處。

但是圖一所陳述的累積成長乃是一個相當複雜的過程，既有生產力的變化趨向，又有學者的年資與研究之累積，也有研究人力的成長，並不容易一語「道破」問題之所在；複雜的過程當然需要複雜的模型與數據來進一步分析，但是在本文發展模型構造數據以前，不妨先就學者的平均產量來檢討這個問題。表一分性別、職級與學歷陳述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者歷年所發表的期刊專書、會議與其他論文，顯示社會學者平均每人發表6.75篇期刊專書論文、5.58篇會議論文（刪除已在期刊或專書刊登者）、10.92篇其他論文，合計每人平均有23.25篇各類著作，而經評審發表的學術論文則佔26%；社會工作學者的著作較少，平均每人發表2.81篇期刊專書論文，3.48篇會議論文，13.06篇其他論文，合計每人平均有19.35篇各類著作，其中經評審程序發表的學術論文佔15%。社會學者與社會工作學者在平均產量方面的差別對應著學科與學術社群的特性差

表一：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者的平均產量

| 性別 | 現任研究教學職級 | | | 是否有博士學位 | | 合計 |
|---------------|----------|------|-------|---------|-------|-------|
| | 講師 | 副教授 | 教授 | 無 | 有 | |
| 社會學 | | | | | | |
| <u>期刊專書論文</u> | | | | | | |
| 男性 | 1.75 | 3.47 | 11.82 | 6.20 | 7.79 | 7.57 |
| 女性 | 1.50 | 2.82 | 10.56 | 1.33 | 5.54 | 4.72 |
| <u>會議論文</u> | | | | | | |
| 男性 | 2.25 | 3.00 | 8.49 | 1.70 | 6.34 | 5.74 |
| 女性 | 1.00 | 3.24 | 11.67 | 1.17 | 6.12 | 5.19 |
| <u>其他論文</u> | | | | | | |
| 男性 | 7.00 | 6.12 | 18.79 | 17.40 | 11.87 | 12.58 |
| 女性 | 2.17 | 6.06 | 11.67 | 6.67 | 6.96 | 6.91 |
| 社會工作 | | | | | | |
| <u>期刊專書論文</u> | | | | | | |
| 男性 | 0.00 | 4.14 | 2.88 | 6.33 | 2.75 | 3.47 |
| 女性 | 1.00 | 1.33 | 8.50 | 2.17 | 2.20 | 2.19 |
| <u>會議論文</u> | | | | | | |
| 男性 | 0.00 | 2.29 | 4.13 | 5.67 | 2.67 | 3.27 |
| 女性 | 0.50 | 4.08 | 4.50 | 1.50 | 5.00 | 3.69 |
| <u>其他論文</u> | | | | | | |
| 男性 | 0.00 | 6.00 | 28.13 | 31.33 | 14.42 | 17.80 |
| 女性 | 4.00 | 7.50 | 20.00 | 8.33 | 8.80 | 8.63 |

異，除前述社會工作依附社會學而發展，以致於其學術累積與人力成長均落在社會學之後外，一般來說社會學者的本務就是教學與研究，並無其他社會任務，而社會工作被界定為一種實務知識，所以實務經驗與實習在社會工作教學中具有支配性的位置，相對於社會學而言，其學術研究的旨趣則較低。

除了社會學與社會工作的學科差別外，表一也顯示相當程度的職級與學位差異，在社會學領域內大致符合年資與能力的原則。一

airiti

一般而言，教授級的學者已累積較多的著作，而取得博士學位的學者則應具備較佳的學術研究與發表訓練，均可預期產生較高的平均產量，雖然個別差異仍然是一項重要的考慮因素。另一方面，表一所顯示的性別差異則較為複雜；一者女性學者的家庭角色可能影響其學術生產，再者女性學者之參與學術社群乃晚近的發展，所累積的年資較男性學者為短，均有可能影響到女性學者的平均產量。但是這些差異在社會工作的學科領域內就不太一樣，至少在經評審程序出版之論文方面，男性教授不但平均產量遠低於女性教授，也低於男性副教授的產量。表一比較具有博士學位與不具博士學位的社會工作學者之平均產量，理論上博士學位係針對教學與研究而發展的訓練與證照制度，實務工作之碩士訓練應可滿足社會工作督導人力的需求，實無必要制定博士學位的訓練程序以發展更「高階」的人力。因此，取得社會工作博士學位者以學術研究與課程教學為旨趣應無疑義。表一顯示男性社會工作學者中，具有博士學位者的各類論文產量均低於不具有博士學位者，暗示著實務訓練與課程規劃等行政事務可能影響了他們的學術生產力。表一也顯示社會工作學者的性別與職級、學位對期刊專書與會議論文之出版似有交錯的影響。換句話說，男性教授的期刊論文平均數量低於男性副教授的平均數量，而女性教授的平均產量則遠高於女性副教授與男性教授，以致於性別與職級對於期刊論文出版的影響大幅減弱，意味著社會工作教學研究人員之生產力與職等的關係似因性別而異，尚未建立兩性一致的學術規範，似乎學術出版的規範僅適用於女性社會工作學者。

為了進一步檢討表一所呈現的性別、職級與學位差異，我們比較表一的組間與組內差異，構造F比值陳列於表二，說明性別、職級與學位差異相對於個別差異對論文生產的影響。首先，就社會學

表二：平均產量的性別、職級與學位差異*

| 學科與項目 | df | 期刊論文 | 會議論文 | 其他論文 |
|-------------|--------|--------------------|--------------------|-------------------|
| 社會學 | | | | |
| 性別 | 1, 107 | 3.14 [#] | 0.11 | 1.89 |
| 職級 | 2, 106 | 23.50 [#] | 9.16 [#] | 4.87 [#] |
| 學位 | 1, 107 | 6.77 [#] | 27.27 [#] | 1.21 |
| 社會工作 | | | | |
| 性別 | 1, 29 | 1.00 | 0.15 | 3.64 |
| 職級 | 2, 28 | 0.64 | 1.10 | 6.79 [#] |
| 學位 | 1, 29 | 0.93 | 0.86 | 0.8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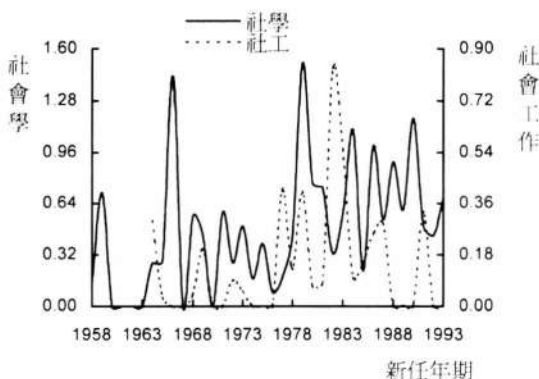
* df (degree of freedom) 係計算組間差異與個別差異時所使用的參數，F 比值註記#符號者表示在 $\alpha = 0.05$ 的水準（單尾）上為顯著的數據。

者而言，職級差異顯然是最重要的差異，其對期刊專書論文生產的影響是個別差異的23.5倍，其對會議論文生產的影響為9.16倍，而對其他論文生產的影響則為4.87倍，顯示社會學社群已建立相當一致的學術規範，職級與產量存有強烈的對應關係。其次，學位對於論文生產的影響主要在會議論文方面，其影響是個別差異的27.27倍。由於修改會議論文，經由評審程序予以出版乃社會學者的學術成規之一，可以預期具有博士學位的社會學者將因此累積較多的期刊專書論文。此外，性別差異除了對期刊專書論文之出版略有影響外，一般而言並不影響社會學者的學術生產。就社會工作學者而言，從上述的學科差異可以看出，性別、職級與學位對期刊專書與會議論文生產之影響似均小於個別差異之影響，此或與本文未能將實務經驗與實習教學納入學術生產之考量有關，同時亦顯示社會工作的學科特性不同於社會學。此一事實因牽涉到所謂「實務訓練」

在學術社群中的定位，並非本文之研究主題。因此本文不作進一步之討論。

但是如前所述，愈是早期任職的學者其所累積的年資與研究論文理當愈多，則每位1994年在職的學者歷年所發表的研究論文數量應換算為每年平均產量才能用來測度生產力。此地暫就同年任職學者的年輪（cohort）計算每人每年平均生產力，乃同年任職者所發表的研究論文總數除以任職以迄於1993年的人年數（人數與年數的乘積），用以衡量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者的生產力變化趨向如圖二；由於「其他」論文包括許多無關學術研究旨趣的出版品，會議論文仍待進一步努力才能通過評審程序而為期刊專書論文，而且三類論文的生產力趨向頗為類似，所以圖二僅陳列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者的期刊專書論文生產力。值得在此略加說明的是，圖二數據係根據學者新任教學研究職務的年期排列，但1994年在職的這群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者並不是均勻分佈在1958至1993年間任職的，所以有某些年期並無「新人」加入，例如社會學者就無人於1960至1963年間任職，而社會工作學者也未有在1991年以後任職者，則某些年期的人年均產量數值為零不能視為係生產力之下降為零。圖二顯示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在每人每年平均產量方面也有相當大的落差，則兩個學科的差異並不僅是人力與年資累積的差異而已；另一方面，圖二所陳述的「趨勢」雖然上下劇烈跳動，然大致上可以1976年為準，劃分為前後兩段時期。就社會學部份言之，後期進用的社會學者在人年均產量上顯然較前期學者有大幅改進。相對而言，後期進用的社會工作學者雖然在人年均產量上較前期學者為多，然其增長幅度則不及社會學者。

圖二：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者的學術生產力*



*實線表示社會學者的人年均生產力，虛線表示社會工作學者的人年均生產力，數據限於經評審程序而出版的專書期刊論文。

圖二「大起大落」的情況與其說是一種真實或自然的狀況，不如說是本文資料某些特性的結果。前已述及本文所謂社會學者係指於1994年在職，而且有學經履歷與著作目錄可考的109位社會學教學與研究人員，合計每人每年發表0.53篇期刊專書論文，0.44篇會議論文，0.86篇其他論文；社會工作則人數更少，1994年僅有31位社會工作學者專任教學研究工作，合計每人每年發表0.19篇期刊專書論文，0.23篇會議論文，0.88篇其他論文。由於總人數太少（也就是社群規模較小），社會學與社會工作本來就不容易形成社群規範，產生齊整的表現，雖然社會學在這方面已可說是略有「規模」；另一方面由於總量太小，每年新進的人數也就很少，社會學平均每年新進三人，而社會工作則平均每年進用一人，影響所及，圖二所顯現的變化波折主要為個別差異，而較少新任命年所代表的

發展或進步趨向成份。目前中央研究院已設置社會學研究所，而台灣地區也已設置六所社會學或社會工作的博士班（社會學博士班有東海、台大與東吳三所，鄉村社會學有台大農推一所，社會福利有中正大學一所，社會工作有東海一所），可以預期社會學的規模擴大與學術紮根，則圖二波折起伏的現象於未來應可逐漸抹平。在此需加說明的是，我們並不是認為圖二「趨勢」波折起伏是不好的，更不是認為學術研究的個別差異不利於學術發展與累積，而是認為這些波折乃本文資料所界定的社會學與社會工作社群規模太小所致；每年若有更多新進人員加入社群，則圖二的波折起伏可因資料平均效果的作用而趨小，同時發表與出版規範之確立當亦有助於抹平資料的波折。

二、社會學領域內的學科專長

本文所使用的資料檔也記錄有每位學者的學科專長，係個別學者在填報個人資料時所自行填寫或由國科會彙整的項目，按其填答內容與秩序納入檔案；每位社會學者可能同時具有多項學科專長或興趣，表現其研究興趣與能力的範圍，例如一位具備人口學訓練的社會學者可能填答人口學、都市社會學、家庭社會學與社會福利四個項目，另一位具備社會階層研究訓練的社會學者可能填答社會階層、社會組織與經濟社會學三個項目等。由於假定每位社會學者均按其專長與訓練的強度或優先秩序填答，本文在資料處理上僅分析109位社會學者所填寫的第一項專長，共有107位社會學者至少填答一項專長，有兩位沒有填答任何專長，而社會工作學者則人數太少，本文不擬再予細分。這107位社會學者共填寫了20項專長，其中或有使用不同名詞來標示相同專長者，我們經初步彙整後確定這

廿項專長為人口學、都市社會學、鄉村社會學、社會組織、社會階層、社會制度、社會發展、社會變遷、政治社會學、經濟社會學、犯罪社會學、宗教社會學、環境社會學、醫療社會學、家庭社會學、老人社會學、兩性問題、社會福利、社會心理學與社會學理論等。這些專長間的重疊性相當高，每位社會學者的著作均有橫跨幾個領域或專長的現象，而且以109位社會學者的規模來分配到廿個領域，在資料處理上也會產生一些問題，所以我們首先根據這廿項專長分析109位社會學者所出版的736篇期刊專書論文，按論文主題所屬領域與自選專長間的關係合併為人口與區位研究、社會組織與社會階層、家庭與婦女研究、政治經濟與社會變遷、社會理論與社會思想、社會心理學、社會福利、文化與宗教、及其他等九項如表三，其所合併的專長詳表三附註。

首先值得指出，我們在合併專長或領域時強調自選專長與論文主題的一致性，所以表三除最後三欄或三列以外，自左上角以迄於右下角，主對角線上所陳列的論文數量均大於同一列或同一行的其他數值，本不足以為異。「其他」一欄（列）數值綜合一些難以歸類的專長與領域，其論文分佈自然較為分歧，如社會計量與社會調查領域，各學科專長的成員除社會理論與社會思想外，均有可能涉及；而「社會福利」一欄（列）則為社會學的新興領域，側重社會組織與人口學知識之應用，所以其成員都兼具這兩個方面的專長。換句話說，「其他」與「社會福利」二欄（列）在主對角線上之論文數量小於同一欄（列）的其餘數值是可以被理解的，只有「文化宗教」一欄（列）較為難以瞭解，自選「社會人類學」、「文化社會學」或「宗教社會學」為專長的三位社會學者似均未曾出版有關文化或宗教的論文。表三固然顯示社會學者的專長與論文領域間有相當的一致性，然而這些專長與領域間的重疊性也

是相當明顯的，我們並不認為社會學者可以根據專長劃分為互斥的群體；國內的社會學做為一個學術社群，其成員間本就有頻繁的互動與溝通，又因其規模較小，每位成員為了研究與教學需要都發展多方面的研究興趣，以致於表三呈現有大量的領域與專長對流。

表三顯示社會學者中選擇政治經濟與社會變遷研究為專長者人數最多，共有27人，人數最多，所發表的期刊專書論文則為157篇，佔全部736篇論文的21%，論文數量排名第二；人口與區位研究專長的社會學者則為較特殊的一群，其人數有21人，人數排名第二，所發表的期刊專書論文則數量最多，共有263篇，佔全部736篇論文的36%。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社會學者的論文發表，各類專長的社會學者共發表了246篇以人口或區位研究為主題的論文，108篇以社會組織或社會階層為主題的論文，兩者合計已達全部736篇論文的48%，則於多方面發展研究興趣之同時，社會學者的論文研究領域似又以人口、區位、組織與階層研究為共同關注的焦點。進一步分析表三，我們可就投入與產出的觀點來瞭解社會學各學科專長與論文領域間的關係。表四就表三橫向取百分比作為論文生產之投入測量，我們可以看到全部736篇論文中有57% 係來自於人口區位與政治經濟專長的學者，而246篇人口區位研究領域的論文當中則有74% 來自於人口區位專長的學者，只有26% 來自於其他專長的學者；同理，政治經濟領域的論文有54% 來自於政治經濟專長的學者，社會理論與思想領域的論文有52% 來自於理論與思想專長的學者。論文生產的投入測量似乎暗示著各論文主題領域的專業程度或排他性，表示其他專長學者難以入手的程度，則人口區位研究於社會學諸領域中顯然具有最高的專業程度或排他性，以下依次為政治經濟研究、理論與思想研究、家庭與婦女研究、組織與階層研究、社會心理研究、其他研究、社會福利研究與文化宗

表三：社會學者的期刊專書論文按個人專長與論文領域*

| 論文所屬領域 | 自行填答的研究專長 | | | | | | | | | 合計篇數 |
|--------|-----------|------|------|------|------|------|------|------|----|------|
| | 人口區位 | 組織階層 | 家庭婦女 | 政治經濟 | 社會思想 | 社會心理 | 社會福利 | 文化宗教 | 其他 | |
| 人口區位 | 181 | 18 | 15 | 25 | 2 | 0 | 3 | 2 | 0 | 246 |
| 組織階層 | 12 | 36 | 14 | 24 | 10 | 7 | 4 | 0 | 1 | 108 |
| 家庭婦女 | 30 | 10 | 34 | 13 | 3 | 1 | 0 | 3 | 2 | 96 |
| 政治經濟 | 7 | 5 | 3 | 38 | 9 | 0 | 4 | 1 | 3 | 70 |
| 社會思想 | 1 | 4 | 1 | 15 | 26 | 0 | 2 | 1 | 0 | 50 |
| 社會心理 | 8 | 7 | 7 | 2 | 0 | 11 | 1 | 0 | 5 | 41 |
| 社會福利 | 5 | 1 | 0 | 17 | 2 | 1 | 3 | 1 | 10 | 40 |
| 文化宗教 | 1 | 8 | 3 | 5 | 11 | 1 | 0 | 0 | 0 | 29 |
| 其他 | 18 | 2 | 6 | 18 | 3 | 0 | 2 | 0 | 7 | 56 |
| 合計篇數 | 263 | 91 | 83 | 157 | 66 | 21 | 19 | 8 | 28 | 736 |
| 人數 | 21 | 16 | 16 | 27 | 13 | 2 | 5 | 3 | 6 | 109 |

*資料限於 1994 年在職人員自專任研究教學職位以來，經評審程序而於專業期刊或專書刊登的學術論文。「人口與區位」研究包含人口學、人口經濟、區位與城鄉研究等，「組織與階層」研究包含社會組織、社會階層、職業與教育社會學、組織行為、社會制度與醫療社會學等，「家庭與婦女」研究包括家庭社會學、婦女與兩性關係等，「政治經濟」包括社會與國家發展、政治與經濟社會學、社會變遷等，「社會思想」包含社會理論與社會思想之研究，「社會心理」包含社會行為、態度、價值與社會化之研究，「社會福利」包括社會問題、福利制度與財務、老年與貧窮研究等，「文化與宗教」研究包括社會人類學、文化社會學與宗教社會學等，「其他」一項則收容一些零星難以歸類的專長與研究領域，如社會調查與社會計量、環境社會學、犯罪社會學與農業推廣等。此地的學科分類如同其他分類般，難免某種程度的專斷性，產生若干組間與組內比較的問題，尤其「社會心理」、「社會福利」與「文化宗教」三類，人數均在五人以下，所陳列的數據可能較不穩定。值得特此說明，「社會福利」並不同於「社會工作」，此地「社會福利」領域係社會學者的研究領域。因人數與論文篇數太少，社會工作的領域不予細分，也未列入第二、三節有關學科對流之討論。

表四：社會學者研究論文生產之投入

| 論文所屬領域 | 自行填答的研究專長 | | | | | | | | | 合計 篇數 |
|--------|-----------|----------|----------|----------|----------|----------|----------|----------|-------|----------|
| | 人口 區位 | 組織 階層 | 家庭 婦女 | 政治 經濟 | 社會 思想 | 社會 心理 | 社會 福利 | 文化 宗教 | 其他 | |
| 人口區位 | 0.74 | 0.07 | 0.06 | 0.10 | 0.008 | 0.00 | 0.01 | 0.008 | 0.00 | 246 |
| 組織階層 | 0.11 | 0.33 | 0.13 | 0.22 | 0.09 | 0.06 | 0.04 | 0.00 | 0.009 | 108 |
| 家庭婦女 | 0.31 | 0.10 | 0.35 | 0.14 | 0.03 | 0.01 | 0.00 | 0.03 | 0.02 | 96 |
| 政治經濟 | 0.10 | 0.07 | 0.04 | 0.54 | 0.13 | 0.00 | 0.06 | 0.01 | 0.04 | 70 |
| 社會思想 | 0.02 | 0.08 | 0.02 | 0.30 | 0.52 | 0.00 | 0.04 | 0.02 | 0.00 | 50 |
| 社會心理 | 0.20 | 0.17 | 0.17 | 0.05 | 0.00 | 0.27 | 0.02 | 0.00 | 0.12 | 41 |
| 社會福利 | 0.13 | 0.03 | 0.00 | 0.43 | 0.05 | 0.03 | 0.08 | 0.03 | 0.25 | 40 |
| 文化宗教 | 0.03 | 0.28 | 0.10 | 0.17 | 0.38 | 0.03 | 0.00 | 0.00 | 0.00 | 29 |
| 其他 | 0.32 | 0.04 | 0.11 | 0.32 | 0.05 | 0.00 | 0.04 | 0.00 | 0.13 | 56 |
| 合計 | 0.36 | 0.12 | 0.11 | 0.21 | 0.09 | 0.03 | 0.03 | 0.01 | 0.04 | 736 |

教研究。其中，社會福利領域的論文主要來自於政治經濟專長的學者（43%），而理論與思想專長的學者則為宗教與文化研究論文提供最多的貢獻（38%）。至於「其他」領域的論文則主要來自於人口區位與政治經濟專長的學者（各佔32%）。

表五就表三縱向取百分比作為各學科專長論文產出之測量，其分佈情形可以測度各學科專長學者的興趣廣度或歧異性，則人口與區位研究專長的學者仍然特別突出而興趣最為集中，其所產出的263篇論文中，有69%屬於人口與區位研究的領域，以下按論文集中心「本行」的程度排列，依次為社會心理、家庭與婦女、組織與階層、理論與思想、其他領域、政治經濟、社會福利與文化宗教。其中社會福利專長的學者對於人口區位、組織與階層、與政治經濟的興趣大於或等於對社會福利領域的興趣；宗教與文化專長的學者其主要興趣似以人口與家庭研究為主；而「其他」專長的學者其研究

表五：社會學者研究論文之產出

| 論文所屬領域 | 自行填答的研究專長 | | | | | | | | | 合計 |
|--------|-----------|------|------|------|------|------|------|------|------|------|
| | 人口區位 | 組織階層 | 家庭婦女 | 政治經濟 | 社會思想 | 社會心理 | 社會福利 | 文化宗教 | 其他 | |
| 人口區位 | 0.69 | 0.20 | 0.18 | 0.16 | 0.03 | 0.00 | 0.16 | 0.25 | 0.00 | 0.33 |
| 組織階層 | 0.05 | 0.40 | 0.17 | 0.15 | 0.15 | 0.33 | 0.21 | 0.00 | 0.04 | 0.15 |
| 家庭婦女 | 0.11 | 0.11 | 0.41 | 0.08 | 0.05 | 0.05 | 0.00 | 0.38 | 0.07 | 0.13 |
| 政治經濟 | 0.03 | 0.05 | 0.04 | 0.24 | 0.14 | 0.00 | 0.21 | 0.13 | 0.11 | 0.10 |
| 社會思想 | 0.004 | 0.04 | 0.01 | 0.10 | 0.39 | 0.00 | 0.11 | 0.13 | 0.00 | 0.07 |
| 社會心理 | 0.03 | 0.08 | 0.08 | 0.01 | 0.00 | 0.52 | 0.05 | 0.00 | 0.18 | 0.06 |
| 社會福利 | 0.02 | 0.01 | 0.00 | 0.11 | 0.03 | 0.05 | 0.16 | 0.13 | 0.36 | 0.05 |
| 文化宗教 | 0.004 | 0.09 | 0.04 | 0.03 | 0.17 | 0.05 | 0.00 | 0.00 | 0.00 | 0.04 |
| 其他 | 0.07 | 0.02 | 0.07 | 0.11 | 0.05 | 0.00 | 0.11 | 0.00 | 0.25 | 0.08 |
| 合計篇數 | 263 | 91 | 83 | 157 | 66 | 21 | 19 | 8 | 28 | 736 |

論文領域最主要集中於社會福利。此外，將投入表主對角線各項數值除以9並予累計，可以測度社會學內部各領域的專業程度為33%，顯出這些專長領域的重疊程度，也就是說社會學者各專業群體所出版的期刊專書論文中有67%係跨越專長的論文。在這樣情況下，論者或謂應該考慮納入自選第二專長或甚至於第三專長來從事分析，只是社會學者資料檔內未填答第一專長者有2人，未填答第二專長者有34人，未填答第三專長已達71人，並不允許我們進一步分析這些專長；另一方面，社會學者的研究專長除由其本人或國科會予以主觀認定外，似亦可就這些學者歷年發表的論文領域來予以認定，當然更可以發展一套程序來綜合這些主客觀的認定。但是如以上所述，我們並不認為國內社會學社群依其規模與互動溝通現況，可以劃分為許多互斥的群體，而學者於其學術生涯中變換專

長，即使在高度成熟的學科中也是經常發生的事實，我們寧可接受表三所顯示的高度流動性。

三、社會學的領域交流與領域專業性

以上討論指出，人口與區位專長的社會學者專注本行研究的程度最強，但是這種列聯表百分比之比較並無法精確測度不同領域之專業性，因為其百分比不僅反映了領域的專業程度，亦反映了邊際分佈（marginal distribution）的特性；換言之，列聯表百分比並不能控制不同領域間在研究人力與年資上的差異，因此無法精確反映「純粹」的領域專業性，以下討論以對數線性模型（log-linear models）檢視各領域之專業性。採用對數線性模型能將列聯表分佈之總效果（gross effects）分解為邊際分佈效果（marginal distribution effects）與純粹相關效果（pure association effects），其中邊際分佈效果即包括領域間不同人力與年資之差異，而純粹相關效果即在測度領域之專業性。表六陳列社會學者論文領域與研究專長列聯表之對數線性模型數據，在此需加說明的是，表六中 G^2 的分佈在樣本規模很大時近似於 χ^2 ，在既定自由度（degree of freedom）的條件下， G^2 愈小則樣本資料與模型的吻合度（goodness of fit）愈高。模型一為「獨立模型」（Independence Model），假設社會學者之論文領域與其研究專長彼此間互相獨立，兩者毫無任何關連（Goodman 1984, Hout 1983），從表六數據顯示這個模型與資料的吻合度不高（ $df = 64$, $G_1^2 = 597.47$ ），也就是說社會學者的研究傾向與專長間不能認為是互相獨立的。

表六：社會學者論文所屬領域與研究專長之對數線性模型分析

| 模型 | df | G ² | BIC* |
|-------------------------|----|----------------|---------|
| (1) 獨立模型 | 64 | 597.47 | 174.99 |
| (2) 準獨立模型 | 55 | 202.34 | -160.72 |
| (3) 一致相關模型+ 9 個主對角線參數 | 54 | 192.72 | -163.74 |
| (4) 列效果模型+ 9 個主對角線參數 | 47 | 148.07 | -162.18 |
| (5) 行效果模型+ 9 個主對角線參數 | 47 | 172.68 | -137.57 |
| (6) 列與行效果模型+ 9 個主對角線參數 | 40 | 135.93 | -128.11 |
| (7) 非對稱模型 | 62 | 238.79 | -170.47 |
| (8) 對稱模型 | 28 | 59.85 | -124.97 |
| (9) 橫越模型 | 56 | 266.96 | -102.70 |
| (10) 橫越模型+ 1 個主對角線參數 | 55 | 184.29 | -178.76 |
| (11) 橫越模型+ 9 個主對角線參數 | 49 | 165.22 | -158.23 |
| (12) 修改版橫越模型+ 9 個主對角線參數 | 48 | 169.43 | -147.41 |

* BIC 乃 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 Statistic 的縮寫，這是一種模型與資料相符程度的指數 (index of data fit)，其功能在依樣本大小調整 G² 的值。BIC 值的計算式為 $BIC = G^2 - df \log(N)$ ，df 代表自由度，N 代表樣本規模 (Clogg and Shihadeh, 1994)。基本上，BIC 值若呈負值，且其絕對值愈大，則模型與資料之相符程度愈高。

模型二為「準獨立模型」(Quasi-independence Model)，這個模型較模型一增加九個主對角線參數，係假設社會學者的研究傾向與專長間在考量其專業程度 (即論文領域與研究專長相互一致) 後，二者間乃互相獨立之關係 (Goodman 1984, Hout 1983)，表六顯示模型二較模型一有大幅度的改善，G² 由 597.47 降為 202.34 ($G^2_1 - G^2_2 = 395.13$, $df = 9$)，直接驗證了社會學者

論文領域與研究專長間的高重疊性，也為本研究在歸類研究專長與論文領域時力求一致提供有力的依據，所以表六模型三至模型六均以模型二為基準（baseline model），分別加入其他參數以考察論文領域與研究專長間的細部關係。模型三乃模型二加上「一致相關模型」（Uniform Association Model）的參數，此模型除了預設論文領域與專長的一致性之外，也假設社會學者的論文領域與研究專長間存有線性的關係；換句話說，此模型假定研究專長每一「單位」變動（例如由人口區位跨越到組織階層）會在論文領域上產生某一固定比例的變動（Agresti 1990, Hout 1983）。此模型亦預設研究領域間存有位階關係（hierarchy），而且每兩個相鄰的領域間都具有相等的「學術距離」（equally spaced intervals），例如人口區位與組織階層間的距離等於政治經濟與社會思想間的距離等。表六模型三較模型二有小幅度的改善，其 G^2 由202.34下降為192.72（ $G^2_2 - G^2_3 = 9.62$, $df = 1$ ）。

模型四乃模型二加上「列效果模型」（Row Effects Model），模型四與模型二之差別在於其將研究專長視為一已知的排序量度（ordinal scale），賦予相應之分數以反映其排序，而將論文領域視為一類別量度（nominal scale），其相應之分數乃需要估算的參數（Agresti 1990, Clogg and Shihadeh 1994）；換句話說，這個模型假設論文領域之變動決定了研究專長之變動，表六指出模型四較模型二有相當大幅度的改善，其 G^2 由202.34降為148.07（ $G^2_2 - G^2_4 = 54.27$, $df = 8$ ）。模型五乃模型二加上「行效果模型」（Column Effects Model），這個模型係將論文領域視為一已知排序量度，而將研究專長視為一類別量度，並估算其參數（Agresti 1990, Clogg and Shihadeh 1994）；換言之，此模型意味著研究專長決定論文領域之變動，表六顯示模型五較模型二

之改善幅度不若模型四，其 G^2 由 202.34 降為 172.68 ($G^2_2 - G^2_3 = 29.66$, $df = 8$)，因此我們可以得出一個初步結論，在論文領域與研究專長的交叉關係中，主要是由論文領域決定研究專長之變動，而非由研究專長決定論文領域之變動。模型六係模型二加上「列與行效果模型」(Row and Column Effects Model)，這個模型同時將論文領域與研究專長視為類別量度，其分別對應之分數即為需要估算之參數 (Agresti 1990, Clogg and Shihadeh 1994)；模型六較模型二雖有大幅度改善，其 G^2 由 202.34 降為 135.93 ($G^2_2 - G^2_6 = 66.41$, $df = 15$)，但相對而言也用去較多的自由度。模型七為「非對稱模型」(Asymmetric Model)，這個模型假設論文領域與研究專長列聯表中主對角線以上的分佈不等於主對角線以下的分佈 (Clogg and Shihadeh 1994, Hout 1983)；換句話說，以政治經濟為研究專長但其論文領域為組織階層者，其跨越幅度並不同於以組織階層為研究專長但其論文領域為政治經濟者；模型七較模型一有非常大幅度的改善，其 G^2 由 597.47 遽然下降至 238.79 ($G^2_1 - G^2_7 = 358.68$, $df = 2$)，降幅為 60%。模型八為「對稱模型」(Symmetric Model)，此模型假設論文領域與研究專長列聯表中主對角線以上的分佈可以與主對角線以下的分佈互相對應，乃模型七的替代模型 (Clogg and Shihadeh 1994, Hout 1983)；表六顯示模型八較模型一之改善幅度遠大於模型七，其 G^2 由 597.47 降至 59.85 ($G^2_1 - G^2_8 = 537.62$, $df = 36$)，改善幅度高達 90%，惟此模型在表六所陳列的全部模型中，卻也是消耗最多自由度的模型。

模型九為「橫越模型」(Crossing Model)，這個模型假設不同研究領域間存有不相等的學術距離 (variable intervals)；換句話說，社會學內部不同研究領域彼此間互相交流的難易程度並非

一致，因此不同研究領域間之學術距離愈遠（也就是領域性質差異愈大），就愈不可能有領域間之交流；例如表三研究專長為人口區位的社會學者，其論文領域為文化宗教者的比例就相當低。此模型之優點在於其預設準對稱模式（quasi-symmetry），並且能以橫越參數相當簡潔的解釋列聯表中主對角線以外之分佈（Hout 1983）；表六指出模型九較模型一有相當幅度的改善，其 G^2 由 597.47 降為 266.96（ $G^2_1 - G^2_9 = 330.51, df = 8$ ）。模型十係模型九加上一個主對角線參數；也就是假設所有研究領域都具有相等的專業性，此模型較模型九有大幅度的改善，在僅喪失一個自由度之下，其 G^2 由 266.96 降至 184.29（ $G^2_9 - G^2_{10} = 82.67, df = 1$ ）。模型十一係放鬆模型十對主對角線參數之限制，假設不同研究領域具有不同程度的專業性；表六顯示模型十一較模型十僅有小幅改善，其 G^2 由 184.29 降為 165.22（ $G^2_{10} - G^2_{11} = 19.07, df = 6$ ）。模型十二與模型十一相似，惟其橫越模型則略予修改。模型九至十一之橫越模型係假設「其他」這個領域與其餘八個領域間存有不同的學術距離，然而「其他」領域包括一些零星難以歸類的專長，如社會調查、社會計量、犯罪社會學等，其性質可能迥異於其餘八個領域，以致於其餘八個領域橫跨「其他」這個領域的機率可能近似，因此模型十二修改橫越模型的參數設定，令「其他」這個領域和其餘八個領域存有「相等」的學術距離。相較於模型十一，模型十二不僅未改善，其與資料的吻合度反而惡化，以致於 G^2 由 165.22 增為 169.43（ $G^2_{11} - G^2_{12} = -4.21, df=1$ ），由此可見「其他」領域與其餘八個領域間也存有不同的學術距離，並不因其為一混雜的領域而與其餘八個領域產生等距關係。

表六的十二個模型中，除模型一的 BIC 值（與 G^2 相似，亦為模型與資料吻合程度之量度，詳見表六附註說明）為正值外，其

表七：社會學者論文領域與研究專長分析之橫越參數

| 跨越領域的障礙 | 參數估計 值 | 標準誤 | Z 值 | Odds 值 |
|--------------|-----------|-------|--------|--------|
| 人口區位 vs 組織階層 | -1.161 | 0.120 | -9.675 | 0.313 |
| 組織階層 vs 家庭婦女 | 0.346 | 0.140 | 2.471 | 1.413 |
| 家庭婦女 vs 政治經濟 | -0.567 | 0.123 | -4.609 | 0.567 |
| 政治經濟 vs 社會思想 | 0.045 | 0.159 | 0.283 | 1.046 |
| 社會思想 vs 社會心理 | -0.142 | 0.245 | -0.579 | 0.867 |
| 社會心理 vs 社會福利 | -0.319 | 0.254 | -1.255 | 0.726 |
| 社會福利 vs 文化宗教 | 3.911 | 5.824 | 0.671 | 49.948 |
| 文化宗教 vs 其他 | -3.913 | 5.825 | -0.671 | 0.019 |

餘十一個模型的 BIC 值均為相當大的負值，意味著這些模型與資料間有相當高的吻合程度。若就 BIC 值的標準來選擇一最適模型，則模型十（橫越模型加上一個主對角線參數）應為最適模型，因其 BIC 值最小（ $BIC = -178.76$ ）；然而若就 G^2 的標準來選擇最適模型，則模型八（對稱模型）應為最適模型，因其 G^2 值最小（ $G^2 = 59.85$ ）。基本上，一個模型須能同時滿足 BIC 值與 G^2 值的標準才能稱為最適模型，因此我們選擇模型十一（橫越模型加上九個主對角線參數）作為最適模型，因其 BIC 值與 G^2 值較其他模型而言均相對地小。表七陳列模型十一的橫越參數，此表顯示八個橫越參數中只有三個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 $\alpha = 0.05$ ），其中人口區位與組織階層間的橫越參數（亦即跨越領域的障礙）在統計上的顯著水準最高，其 Z 值高達 -9.675，顯著水準居次的橫越參數分別為家庭婦女與政治經濟間（ $Z = -4.609$ ），以及組織階層與家庭婦女間（ $Z = 2.471$ ）；就跨越領

域障礙的難度而言，人口區位與組織階層間的跨越難度最高，其勝算值（Odds）只有 0.313，難度次高的是家庭婦女與政治經濟間，其勝算值為 0.567，跨越難度最低的是組織階層與家庭婦女間，其勝算值高達 1.413。在此值得一提的是，以上橫越難度之排序已排除社會福利與文化宗教以及文化宗教與其他兩個橫越參數，其理由在於這兩個參數值的標準誤相當大，探討這兩個參數並無太大意義。表七對於跨越領域障礙的分析告訴我們雖然表三呈現相當大的領域與專長對流，這些對流至少需受限於某幾個專長與領域間的障礙，並不是可以任意交換流動的。

進一步解析模型十一，表八陳列主對角線參數的估計數據，表中顯示文化宗教與「其他」這兩個主對角線參數的標準誤相當大，不容再予細究，因此以下討論限於其餘七個主對角線參數。這七個主對角線參數中，除社會福利外，其餘六個參數在統計上均達到相當高的顯著水準，其中人口區位的顯著水準最高，其 Z 值高達 9.634，顯著水準居次的依序是社會思想、社會心理、家庭婦女、組織階層與政治經濟。這些參數測度各別領域的專業性（特定專長學者專注本行研究的程度），相對於前述論文領域與研究專長之對流而言，係為不流動（immobility）的程度；在排除文化宗教與「其他」類以後的七類領域中，社會心理似有最高的專業性，其不流動相對於流動的勝算值高達 11.313，其次為人口區位，其勝算值為 10.196，其餘領域之專業性依序而下分別為社會思想、家庭婦女、組織階層、政治經濟與社會福利。誠如表三討論所指出，社會學做為一個學術社群，其成員間固已有頻繁的互動與溝通，在學術規模較小的情況下，每位成員必須發展多方面的研究興趣以因應研究或教學需要，因此產生大量領域對流的現象。進一步言之，即使在發展已經成熟穩定的學科中，學者於其學術生涯中變換研究

領域與專長也是常見的現象，我們並不希望過於強調社會學者在學

表八：社會學者論文領域與研究專長分析之主對角線參數

| 主對角線參數 | 參數估計值 | 標準誤 | Z 值 | Odds 值 |
|--------|-------|--------|-------|----------|
| 人口區位 | 2.322 | 0.241 | 9.634 | 10.196 |
| 組織階層 | 1.086 | 0.284 | 3.823 | 2.962 |
| 家庭婦女 | 1.239 | 0.274 | 4.521 | 3.452 |
| 政治經濟 | 0.780 | 0.274 | 2.846 | 2.181 |
| 社會思想 | 2.194 | 0.360 | 6.094 | 8.971 |
| 社會心理 | 2.426 | 0.523 | 4.638 | 11.313 |
| 社會福利 | 0.082 | 0.673 | 0.121 | 1.085 |
| 文化宗教 | 0.678 | 20.795 | 0.032 | 1.969 |
| 其他 | 7.827 | 11.651 | 0.671 | 2507.395 |

術領域間的不流動性，然而表八卻顯示術業專攻也是社會學社群中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現象。對照表三數據來看，此一術業專攻的取向似又關連著學術累積與生產力，以社會心理的專長而言，全部 109 位社會學者中僅有兩位屬此專長，卻共發表了 21 篇期刊專書論文，其人均產量為 10.5 篇；另以人口區位的專長為例，21 位屬此專長的社會學者總共發表了 263 篇期刊專書論文，其人均產量為 12.52 篇，以下進一步予以討論。

四、術業專精與學術生產

表九陳列各項專長群體的平均產量以比較其生產力。表九也列入社會工作的數值作為參考，並不是將社會工作視為社會學領域內

的一項專長，雖然台灣地區社會工作之發展的確是軀始於社會學教學研究機構之設立與發展。首先可以指出，前述社會學與社會工作

表九：社會學各學科專長的學術生產力

| 學科專長 與學位 | 期刊論文 人均產量 | 人年均產量 | | |
|-------------|--------------|-------|------|------|
| | | 期刊論文 | 會議論文 | 其他論文 |
| 人口區位 | 12.52 | 0.67 | 0.59 | 1.16 |
| 組織階層 | 5.69 | 0.65 | 0.45 | 0.63 |
| 家庭婦女 | 5.19 | 0.49 | 0.43 | 0.67 |
| 政治經濟 | 5.82 | 0.57 | 0.54 | 0.91 |
| 社會思想 | 5.08 | 0.38 | 0.16 | 0.86 |
| 社會心理 | 10.50 | 1.31 | 0.81 | 0.44 |
| 社會福利 | 3.80 | 0.40 | 0.47 | 1.28 |
| 文化宗教 | 2.67 | 0.14 | 0.25 | 1.28 |
| 其他 | 4.67 | 0.33 | 0.24 | 0.61 |
| 合計 | 6.75 | 0.54 | 0.45 | 0.88 |
| 博士合計 | 7.16 | 0.61 | 0.54 | 0.89 |
| 土產博士 | 4.67 | 0.57 | 0.39 | 1.11 |
| 社會工作 | 2.81 | 0.19 | 0.23 | 0.88 |
| 社工博士 | 2.50 | 0.06 | 0.09 | 0.27 |

的學科差異並不比社會學內部專長間的差異為大；社會學領域內的文化宗教群體之生產力低於社會工作學者，平均每人僅出版 2.67 篇期刊專書論文，而社會工作學者則平均每人出版 2.81 篇論文。以人均產量而言，社會學諸學科專長中仍以人口與區位研究專長的學者表現最佳，平均每人出版 12.52 篇期刊論文，社會心理學緊隨其後，平均每人出版 10.5 篇期刊論文，其餘學科專長的社會學者平均產量均遠落其後，以致於總平均每人僅出版 6.75 篇期刊論文。表九也陳述具博士學位的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者之平均產

量，顯示博士學位的訓練的確為社會學者帶來若干學術生產的優勢；而社會工作則因前述男性社會工作學者生產力偏低（尤其是職級為教授與具有博士學位者）的問題，使得具博士學位的社會工作學者平均產量低於社工的總平均產量（2.50 相對於 2.81 篇期刊論文）。但是我們於圖一與圖二討論已經指出，學術累積乃是一個複雜的過程，既表現學術生產力的變化，又反映學者年資與研究的長期累積，也包括了研究人力的成長；由於各研究專長的發展有先後差序，各專長學者所累積的年資互不相同，則有關學術生產力的討論至少應考量各研究專長的社會學者之年資。

針對研究人力的年資考量，表九參照圖二提列各學科專長的人年均產量，以為比較學科專長之依據。經過年資加權處理後，表九顯示就期刊專書論文而言，社會心理專長的社會學者排名向前移動而為生產力最高的群體，只是表三指出此一群體僅有兩位社會學者（其中一位為 1993 年新進的學者，尚未能有出版與累積），如同社會福利與文化宗教群體般，其數據可能是較不「穩定」的；除社會心理專長者外，人口與區位專長的社會學者乃是生產力最強的一群，其後依次為組織與階層、政治與經濟、家庭與婦女、社會福利、社會思想、其他、與文化宗教專長的學者。就會議論文的生產而言，社會心理專長的社會學者仍然穩坐泰斗，為生產力最高的群體，其餘群體按人年均會議論文產量排序，依次為人口區位、政治經濟、社會福利、組織階層、家庭婦女、文化宗教、其他、與社會思想等。這些數據配合表三有關「術業專攻」的討論，顯示出生產力高的群體通常也是較投注於既定專長的社會學者，雖然兩者的關係並不十分強烈；取表五主對角線數值與表九人年均期刊論文產量計算相關係數，得 $r = 0.66$ 顯示兩者間具有中等強度的正相關，則術業專攻的取向確實關連著學術累積與生產力。另一方面，社會

學者中有 85% 具博士學位，雖然其人均產量與人年均產量均與全體社會學者的平均產量差距不大，博士學位訓練所產生的優勢卻於表九中一再地呈現出來；社會工作學者的博士學位則如表二已有顯示者，對於學術生產非但沒有助益反而有所阻礙。

在這些研究專長中，人口與社區研究自陳紹馨以來一直是台灣社會學的重要領域，除非研究資源受到限制或後續人力不足，應能繼續累積成長而為台灣社會研究的基石之一。社會心理研究一向是社會學領域內的基礎學科，雖然表三資料顯示只有兩位社會學者認定社會心理為其專長，而且唯一累積有大量研究成果的資深研究人員似於晚近幾年轉向社會組織的研究，惟目前已有幾位專長領域包括社會心理的社會學者，雖尚為新進人員，但多能積極參與學術研究，假以時日可望有更上一層樓的發展。台灣社會學的社會組織與階層研究乃晚近新興的領域，集中許多高生產力的年輕學者努力從事本土研究，已經發展為社會學社群中一股不容忽視的力量。政治經濟制度與社會變遷研究乃是在 1980 年代末期興起的專長，配合著國內民主政治之奠立與中央研究院社會變遷調查研究計劃之推動，已經迅速發展為社會學社群中的最大專長群體，而家庭與婦女研究也已逐漸凝聚為一個重要的專長群體。社會理論與思想研究為社會學社群中最古老的專長，於台灣地區則其發展似乎較為遲緩，仍有可以大幅改進的餘地。社會工作為一門實務訓練的學科，講究實務經驗與實習教育；相對而言，其學術規範與累積則較為貧乏。我們認為實務訓練的學科應該不同於基礎研究的學科，例如工程科系可以技術發明與專利取得為計算成就的標準，其他實務訓練的科系如社會工作等似應發展出類似的規範為計算成績的標準，以免在學術成規上居於不利的位置。但是就女性社會工作學者的表現而

言，則學術發表似亦可為社會工作科系的成就標準，只是男性與具有博士學位的社會工作學者似乎並不認同於此一學術規範。

社會學者中有許多人主張社會學研究的「本土化」，而且一向都是「有人贊成，有人反對」（詳見文崇一 1991）。此一見解涉及社會學研究的多個層面，有人主張研究本土的素材，為最少爭議的部份；有人則認為西方所發展出來的概念、理論與方法都不適用於台灣或中國社會，需要有廣泛的「本土化」才能解決問題，則為爭議較多的觀點。本文並不準備加入此一爭議，而是就社會學學術生產的問題提出我們的見解。我們認為社會學並不需要「中國化」或「德國化」才能深入瞭解我們的社會結構及其變遷，只要是能深入考察現象的方法都是好方法，能適切說明社會現象的理論與概念都是好理論、好概念。這些抽象知識固然是有國籍的，其使用人卻不必需為相同的國籍，重點是研究本土素材時對這些素材的時空環境與社會文化背景要有恰當的瞭解，對所使用的理論、概念與方法也應有適切的瞭解。誠如「本土化」論者所言，台灣社會學發展到目前為止，仍然深具有「邊陲」的特性（葉啟政 1985），目前社會學者中具博士學位的有 93 人，新進人員則多自國外引入（包括這些「本土化」論者），而國內至 1994 年為止僅產生 9 位「土產」博士成為社會學社群的積極成員（其中東海大學社會學系自 1987 至 1992 年共推出七位，台灣大學農推學系則於 1992 年推出二位），所佔比例不到 10%。自國外引進的學者所學所思莫非歐美各國的理論、方法、概念與素材，若非回國後經過相當長期的努力，「本土化」乃只能是個口號，而不能有實際的成果；除了社會學者的身體力行外，也需能在「本土」訓練出所學所思均為本土材料的學者，社會學「本土化」才能真正在本土落實。

至於「土」、「洋」博士的學術生產力，表九顯示台灣本土產生的社會學者生產力並沒有比國外進口的學者差，這九位土產博士所累積的年資尚短，所以平均產量低於全體具博士學位的社會學者之平均值（4.67 相對於 7.16 篇期刊論文），然而他們做為一個群體，其平均產量已經超過文化宗教與社會福利專長的社會學者，等於「其他」專長的社會學者，當然更超過社會工作學者的平均產量。如前所述，由於各學科專長學者所累積的年資互不相同，在學科專長間從事比較似應注意每人每年平均產量與每人產量的差別。表九進一步指出，經年資加權處理後，「土」、「洋」博士的差距已大幅拉近，土產博士的生產力甚至於超過全體社會學者的人年均期刊論文產量（0.57 相對 0.54 篇期刊論文）。但是學術生產並不限於期刊專書論文的生產，會議論文與研究報告之生產經常比期刊專書論文更能直接反映學術活動能力與參與強度，表九顯示土產博士在會議論文的人年均產量低於全體社會學者的平均值（0.39 相對 0.45 篇會議論文），因此土產博士之學術參與似有值得加強之處。此外表九也指出，土產博士其他論文之產出（如研究報告、通俗性讀物、教科書與譯作等）較全體社會學者的人年均產出為高（1.11 相對 0.88 篇其他論文），在現有制度對土產博士諸多不盡合理的待遇之下，他們能有高於平均水準的表現已屬難能可貴。「本土化」雖然為社會學社群的一項重大爭議，但目前在有限的層面上已取得共識，社會學者普遍認為台灣社會學的發展至少需以台灣社會現象為研究的素材，則無論是教學或研究均能互相援引而穩定成長，有利於社群規範之建立與學術成績之累積。在這方面，國內學術研究與支助機構似宜持續加強本土研究（事實上大多為實証研究），協助多數為國外訓練的社會學者迅速投入台灣社會之研究；另一方面，國內自行訓練的社會學者已開始投入學術生產的

行列，本文資料顯示他們的表現高於社會學社群的平均水準，似可多予鼓勵，則社會學「本土化」可望早日落實，社會學乃能有更進一步的發展。

五、結語

本文就社會學與社會工作的學術研究現況、累積與人力發展略予檢討，指出社會學者與社會工作學者在平均產量方面的差別對應著學科與學術社群的特性差異；一般而言社會學者的本務在於教學與研究，並未擔負其他社會任務，而社會工作則被界定為一種實務知識，因此實務經驗與實習在社會工作教學中佔有相當高的比重，相較於社會學，其學術研究的旨趣則較為低落。此外，我們發現社會學與社會工作除了有學科差別外，在職級與學位上也有相當程度的差異，以社會學領域而言，大致上年資與能力間有相當程度的對應關係。基本上，教授職級的學者已累積較多的著作，而取得博士學位的學者則應具備較佳的學術研究與發表訓練，二者均可預期有較高的平均產量，雖然個別差異仍然是一項重要的考慮因素。我們發現學術生產似乎也有性別差異，女性學者的家庭角色可能影響其學術生產，惟女性學者參與學術社群多為晚近的發展，其所累積的年資較男性學者為短，以上兩種因素均有可能影響到女性學者的平均產量。但是這些職級、學位與性別差異在社會工作的學科領域內反而呈現不同之模式，如就經評審程序出版之論文來考量，男性教授非但平均產量遠低於女性教授，也低於男性副教授的產量，而具有博士學位的男性社會工作學者其平均產量也低於不具有博士學位者。

本文又針對 109 位社會學者所出版的 736 篇期刊專書論文，按論文主題所屬領域與自選專長間的關係合併為人口與區位研究、

社會組織與社會階層、家庭與婦女研究、政治經濟與社會變遷、社會理論與社會思想、社會心理學、社會福利、文化與宗教、及其他等九項專長或領域，由於資料顯示這些專長與領域間有相當明顯的重疊性，因此本研究在合併類屬時著重論文領域與研究專長間的一致性。值得強調的是，國內的社會學做為一個學術社群，其成員間的溝通與互動本就相當頻繁，又因學術規模較小，每位成員為了研究或教學需要必須發展多方面的研究興趣，以致於資料呈現有大量的專長與領域對流的現象，各專業群體所出版的期刊專書論文中有 67% 係跨越專長的論文。在這 109 位社會學者中，選擇政治經濟與社會變遷研究為專長者人數最多，共有 27 人，所發表的期刊專書論文數量排名第二；人口與區位研究專長的社會學者為較特殊的一群，其人數有 21 人，人數排名第二，所發表的期刊專書論文則數量最多；其餘各個專長依期刊專書論文數量排序分別為組織階層、家庭婦女、社會思想、其他、社會心理、社會福利與文化宗教。各類專長的社會學者共發表了 246 篇以人口或區位研究為主題的論文，108 篇以社會組織或社會階層為主題的論文，兩者合計幾乎佔全部 736 篇論文的一半（48%），因此可知社會學者於多方面發展研究興趣之同時，其論文研究領域似乎以人口區位與組織階層研究為共同關注的焦點。

雖然社會學的研究論文在各專長領域間有高達 67% 的跨越現象，某些專長學科間卻有相當的跨越障礙，尤以人口區位與階層組織研究間的跨越障礙最大，跨越難度居次則為家庭婦女與政治經濟研究之間，至於跨越難度最低（也就是專長領域交流最頻繁）的為組織階層與家庭婦女研究之間。相對於專長領域間之交流，本文資料也顯示社會學各專長學者專注本行研究的差異程度，其中社會心理似乎顯現出最高的專業性，其次為人口區位，其餘專長依序而

下分別為社會思想、家庭婦女、組織階層、政治經濟與社會福利。此一術業專精的現象似乎與各學科專長的學術生產力有關，因此本研究在經過年資加權處理後，重新檢視各專長類屬所發表的期刊專書論文數量，發現以社會心理為專長的社會學者為生產力最高的群體，其次為人口與區位、組織與階層、政治與經濟、家庭與婦女、社會福利、社會思想、其他、與文化宗教專長的學者。我們取各研究領域論文由本行學者撰寫的比例與上述人年均期刊論文產量計算相關係數，得 $r = 0.66$ 顯示兩者間具有中等強度的正相關。由於社會學者社群規模不大，再細分專長領域以後，每個學科專長或論文領域所包括的人數或論文數量均相當有限，我們的結論僅能視為暫試性的結論。

台灣社會學發展到至今，依然深具「邊陲」的特性，目前社會學者中具博士學位的有 93 人，其中新進人員大多自國外引入，而國內至 1994 年為止僅產生 9 位「土產」博士成為社會學社群的積極成員，所佔比例不到 10%。自國外引進的學者所學所思莫非歐美各國的理論、方法、概念與素材，若非回國後經過相當長期的努力，「本土化」也只能是個口號，而不能有實際的成果；除了社會學者的親身實踐外，亦有必要在「本土」訓練所學所思俱為本土材料的學者，社會學「本土化」才能真正在本土紮根。此外，本研究在加權處理年資後檢視期刊專書論文之數量，發現「土」、「洋」博士間的差距並不明顯，土產博士的生產力甚且超過全體社會學者的人年均期刊論文產量。「本土化」雖為社會學社群的一項重大爭議，但已於有限的層面上取得共識，社會學者大致認為台灣社會學的發展至少需以台灣社會現象為研究的素材，俾能在教學或研究上互相援引而穩定成長，並有利於社群規範之建立與學術成績之累積。就此而言，國內學術研究與支助機構似應持續加強本土研究

(事實上大多為實証研究)，協助多數為國外訓練的社會學者迅速投入台灣社會之研究；另一方面，國內自行訓練的社會學者已開始投入學術生產的行列，本文資料顯示他們的表現高於社會學社群的平均水準，似宜多予鼓勵，則社會學「本土化」可望早日落實，社會學乃能有更進一步的發展。

參考文獻

陳紹馨

1979 《台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瞿海源

1987 《社會學門規劃報告》。台北：國家科學發展委員會。

徐正光

1991 〈一個研究典範的形成與變遷：陳紹馨『中國社會文化研究的實驗室：台灣』一文的重探〉。《中國社會學刊》，第十五期，頁29-40。

文崇一

1991 〈中國的社會學：國際化或國家化？〉。《中國社會學刊》，第十五期，頁1-28。

葉啟政

1985 〈文化優勢的擴散與『中心—邊陲』對偶關係〉。《中國社會學刊》，第九期，頁1-24。

Agresti, Alan

1990 *Categorical Data Analysis*.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Clogg, Clifford C., and Edward S. Shihadeh

1994 *Statistical Models for Ordinal Variables*.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Goodman, Leo A.

1984 *The Analysis of Cross-Classified Data Having Ordered Categori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out, Michael

1983 *Mobility Tables*.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The Status and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in Sociology and Social Work

Hsiu-Jen Yeh
Kuanjeng Chen

(ABSTRACT)

With the human resources data file on sociologists and social work academics furnished by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this paper provides a summary discussion on the academic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production in the fields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work in Taiwan after the 2nd World War up to the year 1994. It is found that since social work has been defined as a practice discipline, instead of an academic discipline, the research production of social work academics have been relatively poor compared to the sociologists. In addition to the disciplinary differences, substantial differentiation in productivity with respect to sex, academic degree and position are also documented here. In average, sociologists with Ph. D. degree appear to be more productive than those without, males are more productive than the female, and professors have accumulated more academic publications than the junior sociologists. The differentials in the field of social work reveal a totally different story, however. The male professors of social work appear to be substantially less productive than the female counterpart, and males with Ph. D. degree are also less productive than those without.

Based upon a cross-classification of the 736 journal articles and monographs published by the 109 sociologists, 9 categories of publication areas and self-stated research specialties have been identified by stressing the consistency between the areas and specialties. The 9 broad categories ranked by the person-year average productivity

are social psychology, demography and ecology,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stratification, political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family and women studies, social welfare, social theories and social thoughts, others, culture and religion. A great degree of cross-boundary association are documented, albeit the emphasis on consistency in classification. It seems only natural that with a small community size, individual sociologists must develop diversified interests to fulfill the requirements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67% of the articles and monographs published are in areas other than the self-stated specialties. Further analyses indicate that social psychologists are the most dedicated to specialty group among the sociologists, followed by the sociologists specialized in demography and ecology, social theories and social thoughts, family and women studies,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stratification, political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social welfare, others, culture and religion. It is determined that the academic productivity is positively related ($r = 0.66$) to the focus on specialty.

Key Words: academic productivity, publication area, research specialty, focus on specialty, cross-boundary publication